【瓜宽/瓜丁】瓜田李下

点梗来自，要求“tk相关。离婚多年后偶遇梗，如果一方在约会就更妙了”

瓜迪奥拉/克罗斯

瓜迪奥拉/德布劳内

没有结婚，但是设定是瓜和tk在拜仁期间曾经好过，现在正和德布劳内处在没有公开的关系中。背德描述。ABO。OOC。之前也写过一个瓜宽+瓜丁，见tag。

灵感来自瓜宽赛后互动

西班牙教练靠的太近，于是德国人误会了。他一歪头，就把房号说了出来。媒体的长枪短炮对着他的背，还好，还好。

西班牙教练发了一下的呆，他本来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想和过去的球员（以及几次偷偷摸摸趁着夜色来到他家的男孩）打个招呼，随便说几句话。现在他跟皇马的谁打招呼都有被人厌烦的可能，但是他的愉快实在饱溢出来，知道德国人不会明面上臧否人物，也就迎面冲了过去。抓起他的胳膊的时候瓜迪奥拉浑身都轻了一下，好像双脚都轻的离地了。

但他着实没想到德国人没说几句就甩出了一串房号。弄的他都不知道怎么接，只能拍拍对方的脸。没事，托尼，没事，他含混的接到，没有上场不是你的问题。

何况如果你真的上了场，我会有天罗地网等着你。瓜迪奥拉把这句压到了舌头底下，不能说出来。但他差一点就说出来了，因为他此刻仍在发晕。他多少有点心不在焉，因为他不受控制地想到了他和托尼·克罗斯还在上床的那些年月。操他妈的，那已经是六年以前了。那时候托尼的脸上还多少有点婴儿肥，腰上也有一层薄薄的脂肪，双手掐住他的腰，去亲他的时候，他就闭上眼。这时候瓜迪奥拉故意不去亲他，而是欣赏他。欣赏他雪白的皮肤、对于omega来说平板的胸，修长的指节和缠着他的腿。托尼还不睁开眼，他宁愿睡着也不愿意中计。于是佩普坏心眼的去用手指戳他的浅的椭圆形的肚脐，摸着都发凉了，确实被他晾了太久。于是托尼不得不睁眼了，金色睫毛划一下洞开，看看他又垂下去，多少有点不好意思，原来他也会不好意思。

他知道这对话不能继续下去了，于是他向前拥抱了托尼，把他搂到怀里的时候他说给我发短信，大概是他抱的太长，托尼本来支在门框上的手也放了下来，覆盖在他背上。

是故意抱这么久的，想揣测出他柔软毛衫覆盖下的身材有什么变化。瓜迪奥拉自嘲确实老了，也动辄开始念旧。然而他心底稳稳当当、纹丝不乱，他知道年岁增长不知带走了他的经历，也给了他最宝贵的经验。他毫不为失去的时光或者或许做错的事情愧疚。他始终还有重新来一次的勇气。

他只想知道一切都还在他的掌握之中。

“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”在房中的托尼把毛衫脱了，让佩普多少有点遗憾。他接过对方递来的矿泉水。

“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，齐达内为什么不让你上？”

“哦，”托尼说，“告诉你也没关系。他不但没让我上，热身也没让我热。因为他觉得我发情期刚结束，不太吉利。”

“他是这么跟你说的？”

“他会说你身体还没恢复好。”

“哦。”瓜迪奥拉不打算再问下去，齐达内是玄学大师或者战术大师都无所谓，反正这次胜利的是他。他仔细端详了一下托尼，发现他也有点心不在焉，于是瓜迪奥拉诚恳地想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，托尼想让他问的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他没有上场，而是为什么他要告诉佩普他的房间号。

他不打算问这个问题。他想起托尼前几天说到估计没有机会再和自己合作了的语气，就觉得有些事情多说无益，知道的多更无益。他毕竟还有自己的焦头烂额。他得讨好凯文，让他乖乖留下来，陪他一起做梦。

有一个问题佩普忘记问自己，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还要在胜利日抛下凯文·德布劳内呢？

他没机会问。托尼站起来，把窗帘拉上了。然后背对着瓜迪奥拉，他一件一件把身上的衣服自己脱了下来。等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完全赤裸的了。他的身材很匀称，比佩普记忆中的更匀称。象征着年轻的那一点脂肪已经完全流失了，腰是肌肉覆盖在骨骼上造成的平滑线条。他的肩膀宽，大腿结实，小腿和手臂相比而言都细的多。光着脚站在地上，一甩就从衣服堆中挣脱。活像个从海浪中刚诞生的人。

“在这个屋子里，”托尼跪在他面前拉开他的裤链，“你有干任何事情的自由。”

他什么时候如此娴熟了？跟谁学的，在教练办公室、流着汗液的器材室还是更衣室？佩普发现自己还在被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困扰着，如果说他完全不关注托尼，那是不公平的，瓜迪奥拉职业的关注所有人。但是他想他确实没有关注过托尼的这一面。这是他的自由。瓜迪奥拉有点苦涩地想，这是他除了7140平方米，过人、传球、带球、射门之外未被人所知的自由。他总爱和人摆小人，在纸上一划，小人向前游去，好像他们只能向左、向右、向前似的，瓜迪奥拉没想过他们可以跪下。

他把托尼拉到床上，托尼是湿润的，不知道是因为热潮刚过还是因为含着人的屌让他觉得刺激了。他本来想着他要试试平时他不允许凯文做的那些姿势，比如骑乘式。但他最后还是妥协了，他想到他要自由，而不是成为简单猎奇欲望的奴隶。于是他还是选了记忆中最熟悉的那种，把他的身体和托尼的身体交叠。托尼的手又有点冷了，空调温度开的低。佩普在他耳边说你马上就不会感到冷了。对方没用语言回答他而只是回答了一声轻微的呻吟。

结束的时候他们并排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。瓜迪奥拉就笑了，说我还真的想起了旧时候，但是可惜我不能这样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回来。如果你了解我，他断言，你会知道这是很罕见的。而你当然了解我，所以你知道。

是我叫你来的，克罗斯——搞完了以后他就从托尼回到了克罗斯，这么说，你不算违背了自己的意愿，你可以忘记这件事。

是快乐叫我来的，瓜迪奥拉回答，但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。

接着他又侧了侧头，盯着托尼的侧脸，托尼，他说，我从来没想过你还有这样一面，我在德国呆了好几年，觉得你是最受规矩的那种人。踢球也是、做事情也是。

知道什么是规矩的人，克罗斯说，自然也知道怎么才是违反规矩。

瓜迪奥拉想了想，觉得也不是不对，但是也不太对，于是他纠正道，可我总觉得是另一回事，规则是很死板的，要么是0要么是1，要么是往前要么是往后，要么是赢要么是输。可是我们做的事情和他不太一样。

怎么不太一样。托尼快睡着了，低声答应着他。

自由是另一种事情，瓜迪奥拉说，自由不是同时向前又向后，也不是自己想往前就往前，想往后就往后，更不是因为知道了选择只有往前往后，就故意往左。自由是，或者说我们干的事情，是一种根本无法被定义的东西。是……我们根本不在乎往前或者往后，我们不再在意规则，不在意限制，不在意今天遇到的是你还是谁，不在意这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们没有方向，我们在漂流，然后我们遇到了。就这一瞬间，我们干了点事。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阻挡我，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不让我说话。但实际上…… 限制是假的，而选择才是真的。

他说的倒是挺激动，半个身子都坐起来了，托尼睁开眼看了他一眼，蓝眼睛里好像没什么睡意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瓜迪奥拉或许该回去了。当然，如果他想要住下也成。

瓜迪奥拉套好他的黑色高领毛衣和长裤，还是和进来一样，把大衣挂在胳膊上，走的时候带上了门。他走到他的屋子，刷了房卡，整理心情想自己该和凯文说什么。进屋的时候他愣了。屋里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影也没有。瓜迪奥拉站在那里愣了一下神，才渐渐反映出来今天德布劳内赛后和库尔图瓦互相看的神情。看着挺平淡的，好像爱和恨都过去了，库尔图瓦一定想知道为什么，所以也许他会再一次给德布劳内发短信。凯文不会拒绝报复的机会，但是这就是一个圈套，当他不拒绝报复，就意味着一切还没有过去。

所以托尼，可能就顺着水推了一下船。这是一种可能，瓜迪奥拉想，一种让人厌恶的可能，在这一种里，所有人都是提线木偶，一环扣动一环，从这里为起点去看待事情，甚至连胜利都变得像桌上足球一样呆板。但仍然有另一种可能，克罗斯并不在意库尔图瓦怎么想，他只是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他一点也不在乎其他人。凯文也是同样。不管克罗斯勾搭没勾搭到瓜迪奥拉，不管瓜迪奥拉上不上套，他也打算去问清楚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。不知道怎么地，这让瓜迪奥拉如释重负。这不是关于背叛，而是关于自由。